

一万美元的大学，当然干不翻哈佛但它正在拆掉传统大学最坚固的一堵墙

原创 约翰老师 五宝爸约翰聊英语 2026年6月21日 10:49 新加坡



五宝爸约翰聊英语

持续输出英语家校共学翻转课堂全英全科K12体系，英语学习，AI知识创新的干货。

366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如果有人告诉你：

不到一万美元，两三年时间，就有机会完成一个人工智能学士项目；课程不再按照“坐满多少课时”计算，而是看你是否真正掌握能力；可汗学院负责学习平台与AI导师，TED提供思想资源和学习共同体，ETS负责能力评价，谷歌、微软、麦肯锡等企业参与讨论现实工作需要什么样的人。

你的第一反应，大概是怀疑。

这是不是又一个用“AI”“名企”“低学费”包装起来的教育故事？

更夸张的宣传甚至会告诉你：

毕业生的能力将比肩哈佛、斯坦福的最高荣誉毕业生，企业亲自设计课程，学成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大厂。

这些说法听起来很激动人心，却把一场尚未真正开始的教育实验，提前写成了已经获胜的革命。

目前，这所名为Khan TED Institute的新学校，仍有太多问题没有经过现实检验：

它能否获得稳定的学历认证？

学生能否完成课程？

线上学习的高辍学率怎样解决？

能力评价如何防止AI代做？

企业是否真的承认这张文凭？

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长期发展究竟怎样？

这些问题，一个都不能靠口号回答。

所以，可汗的新学校当然还没有颠覆大学。

它甚至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够成为一所成熟的大学。

但如果因此就把它当成又一个教育噱头，也可能错过了真正重要的变化。

Khan TED Institute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一万美元买一张哈佛平替文凭”，而是它正在尝试拆开传统大学长期捆绑在一起的几种功能：

知识从哪里获得？

能力由谁评价？

文凭凭什么成立？

企业怎样判断一个人值得录用？

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用四年时间，在同一个校园里完成这一切？

当这些问题被重新提出，大学这座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建筑，就开始出现裂缝。

一、大学曾经为什么如此重要

很长时间里，大学几乎垄断了一个年轻人进入中产社会的主要道路。

它至少同时提供五样东西。

第一是知识。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先进知识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和教授手中。一个普通人如果不进入大学，很难系统接触专业学科。

第二是教学。

大学不仅拥有知识，还组织课程、教师、作业、讨论与训练，帮助学生从不会走向会。

第三是评价。

谁掌握了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由大学通过考试、论文、实习和学分来判断。

第四是认证。

大学把教学与评价的结果压缩成一张文凭。雇主不必重新了解每一个求职者，只要看毕业院校、专业和成绩，就可以作出初步判断。

第五是共同体。

大学把教师、学生、实验室、社团、校友和社会资源聚集在一起。年轻人在这里结识朋友、寻找导师、建立身份，也进入一个可能影响终身的关系网络。

知识、教学、评价、认证和共同体，被大学牢牢捆在了一起。

一个人若想获得社会承认，就必须进入这套完整结构，按照规定时间上课，修满学分，通过考试，最后取得文凭。

这套系统曾经非常有效。

它帮助现代社会大规模培养医生、教师、工程师、律师、研究者和管理者，也为普通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上升通道。

问题是，支撑这套结构的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知识不再只存在于大学。

课程可以在网上获得。

AI可以提供解释、练习、反馈和个性化辅导。

企业也越来越不愿意只凭一张普通大学文凭判断一个人的能力。

当旧环境发生变化，原来稳定的大学结构就不可能永远不变。

二、真正动摇大学的，不是一所新学校，而是知识垄断已经结束

可汗学院真正改变教育的第一步，并不是创办大学。

而是让人们发现：

许多优质知识，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得。

数学、科学、计算机、经济学、历史，大量过去只能在校园中听到的课程，如今已经进入普通人的电脑和手机。

这意味着，大学最传统的功能——传授知识——已经不再具有绝对垄断性。

一个年轻人当然仍需要系统学习，但“系统学习”不再必然等于“在一座大学校园里坐四年”。

过去，学生必须来到教授面前，才能听到知识。

今天，知识已经来到学生面前。

人工智能又把这种变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线课程可以提供内容，AI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问题解释概念、调整难度、生成练习并提供即时反馈。

从理论上说，每个学生都可能获得一位随时在线的学习助手。

这当然不意味着AI已经可以替代教师。

很多学生不会提问，不会判断答案真假，也缺少长期坚持的动力。AI能够回答问题，却不能自动让人产生问题；能够生成学习计划，却不能替学生承受疲惫、挫折和长期训练。

但是，AI至少让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

知识内容本身，正在迅速变得廉价。

当知识变得便宜，大学就不能继续主要依靠“我这里有知识”来证明高昂学费的合理性。

它必须说明：

除了内容，我还能提供什么？

三、学分正在失去说服力，因为时间不等于能力

传统大学最基础的运行单位是学分。

学生上过多少课，完成多少学习时间，通过多少课程，便获得相应学分。

学分制度解决了大规模教育管理的问题，却隐藏着一个长期没有被充分追问的假设：

学习了相同时间的人，应该获得了大致相同的能力。

现实显然不是这样。

同一门课，有的学生已经完全掌握，有的学生勉强及格，还有的人只是记住了考试范围。

但只要他们完成课时并通过考试，最终获得的学分并没有本质区别。

学分证明的是：

你参加过这段学习。

却未必能充分证明：

你现在究竟能做什么。

Khan TED Institute试图挑战的，首先就是这一点。

它提出能力本位：

不是因为你坐满了十五周，就自动进入下一阶段；而是当你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掌握某项能力，才算真正完成。

这看起来只是评价方法变化，背后却是教育逻辑的改变。

传统逻辑把时间作为统一路径：

所有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学习大致相同的内容。

能力本位则允许不同的人走不同路径：

已经掌握的人可以更快前进，基础薄弱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练习，最终用真实表现证明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两到三年完成学位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不是简单压缩四年课程，而是不再要求所有人为已经掌握的内容重复支付时间。

但能力本位也会带来新的困难。

什么叫真正掌握？

会完成一次测试，算不算掌握？

能在AI帮助下完成任务，和完全独立完成有什么区别？

沟通、领导力、创造力和伦理判断，怎样被可靠评价？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能力本位也可能变成另一种更时髦的考试制度。

所以，能力评价不是把学分换成几个技能标签，而是必须建立一条从真实任务、持续表现、反馈修正到独立迁移的完整证据链。

四、企业进入教育，不只是好消息

Khan TED Institute最引人关注的一步，是邀请谷歌、微软、麦肯锡、埃森哲等企业参与。

这回应了传统大学长期存在的一道裂缝：

学生在学校学习多年，进入企业后，却仍然需要从头接受大量训练。

大学教的内容与企业真正需要的能力之间，经常存在明显距离。

尤其在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课程还在反复训练机器已经可以迅速完成的任务，而企业真正需要的，可能已经变成：

如何定义问题；

如何与AI协作；

如何判断结果可靠性；

如何将技术用于真实业务；

如何沟通、组织和承担责任。

企业参与能力框架设计，可以让教育更接近真实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课程交给大厂，就自动解决了大学问题。

因为企业关心的，首先是员工能否上手、提高效率和创造商业价值。

教育还必须关心：

技术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企业目标是否值得服从？

一个人如何理解历史、伦理和公共责任？

如何提出企业当前并不需要、但社会未来可能需要的问题？

如果大学完全脱离现实工作，教育会悬浮。

如果教育完全由企业定义，它又可能退化为短期岗位培训。

过去的问题，是教授和学科可能忽视现实变化。

未来的风险，则是企业用当下岗位需要，过早封闭年轻人的可能性。

真正健康的新大学，应当让企业进入教育，却不能让企业成为教育唯一的主人。

企业提供现实问题，学者提供长期知识，教师组织学习，学生参与创造，社会则检验这种教育是否真正服务公共生活。

五、一万美元真正挑战的，不是哈佛，而是那些解释不了高学费的大学

可汗新学校最容易制造的幻想，是“低价干翻哈佛”。

这几乎不可能。

哈佛、斯坦福的价值，从来不只是课堂教学。

它们拥有顶尖学生的筛选机制、教授、实验室、研究资源、校友网络、社会声望和高度密集的机会。

一个年轻人在那里获得的，不只是几门课程，还可能是：

与优秀同龄人长期生活；

进入顶级实验室；

接触各领域领军人物；

参加复杂项目；

获得某种强大的身份信号；

进入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关系网络。

这些东西，不是一套线上课程加几次测试就能完整复制的。

所以，一万美元线上大学真正威胁的，并不是最顶尖的少数大学。

它真正追问的是另一类学校：

如果一所大学既没有顶级研究资源，也没有强大的校友网络；课程内容在网上随处可得，专业设置又跟不上行业变化；学费却高达数万美元，那么学生为什么还要为它承担长期债务？

过去，这类大学仍然可以依靠文凭的稀缺性存在。

只要社会相信“没有大学文凭就很难找到体面工作”，学生就必须进入大学。

如今，这个信号正在减弱。

企业开始关注实际能力，学生开始重新计算学费、债务和职业回报，AI也在改变入门岗位。

当低成本平台能够提供课程、评价和某种能力认证时，那些缺少特色、无法提供强共同体，也不能帮助学生形成真实能力的大学，就必须重新说明自己的价值。

真正可能被击中的，不是精英大学，而是高成本、低差异的普通大学。

六、美国年轻人不是突然不相信知识，而是不再相信昂贵文凭一定值得

美国社会对大学信心下降，常被解释为年轻人不重视教育。

事实更可能相反。

他们并不是不想学习，而是开始怀疑：

学习是否必须通过高额负债获得？

一张文凭是否还能稳定换来工作？

四年的时间 and 成本，究竟产生了什么？

过去，人们相信大学是一笔相对安全的投资。

学生借钱上学，毕业后获得更高收入，再用未来收入偿还贷款。

但当学费持续上涨、部分专业回报有限、毕业生就业困难，甚至一些人无法完成学位时，大学投资的风险就开始显露。

尤其对普通家庭而言，问题不是大学是否有价值，而是：

这所大学、这个专业、这个价格，对这个具体学生来说是否值得？

同样一张大学文凭，对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家庭和不同就业市场，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因此，未来的高等教育选择不会只是：

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

而会变成更具体的组合：

是否需要校园共同体？

是否需要实验室？

是否需要职业资格？

是否可以先在线学习，再进入线下项目？

是否可以先工作，再继续取得学位？

是否可以通过多个机构积累能力与认证？

大学不再是一个非有即无的整体，而可能被拆成可以重新组合的部分。

七、Khan TED Institute真正拆开的，是大学的五种功能

可汗提供学习平台与教学支持。

TED提供思想资源、表达传统和共同体想象。

ETS希望提供评估与认证能力。

企业提供真实任务和就业需求。

AI提供个性化解释、练习和反馈。

这意味着，传统大学曾经由一个机构完成的事情，开始被不同组织分别承接。

知识不一定由大学生生产。

教学不一定只由教授完成。

评价不一定依赖期末考试。

认证不一定只记录课程时间。

就业连接也不一定等到毕业以后才发生。

这才是这场实验真正的颠覆性。

它不是在旧大学旁边建一所更便宜的大学，而是在追问：

大学为什么必须以今天这种方式存在？

知识、教师、校园、学位、评价、企业和学生，是否可以重新排列组合？

未来的高等教育很可能不是线上取代线下，也不是职业教育消灭大学。

更可能出现大量混合结构：

在线完成基础课程；

线下完成实验、讨论和项目；

企业提供真实问题；

学校提供理论和伦理框架；

AI提供个性化支持；

多个机构共同认证能力；

学生边工作、边学习、边积累证书，最终组合成学位。

大学不一定消失，但“一所学校包办四年一切”的结构可能逐渐松动。

八、这场实验最大的难题，不是课程，而是人

在线教育最容易被低估的问题，是学生并不只是缺少知识。

很多学生真正缺少的是：

稳定节律；

长期动力；

同伴支持；

教师关注；

面对困难时不退出的力量；

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责任感。

视频可以反复播放，AI可以随时回答，但一个年轻人在疲惫、迷茫、拖延和自我怀疑时，仍然需要真实的人。

大学的校园生活常常低效、昂贵，也存在许多形式主义。

可它至少创造了一片共同生活的环境：

学生被放进相对稳定的时间结构，有同学一起学习，有教师可以求助，有社团和项目，也有必须面对的合作、冲突和责任。

如果新型线上大学只解决课程与考试，却没有解决人的持续成长问题，它很可能重演许多在线教育项目的结局：

注册人数很多，真正完成的人很少。

因此，Khan TED Institute真正需要证明的，不只是AI导师是否聪明，而是能否建立一种新的学习共同体。

学生是否会被看见？

是否有真实同伴？

是否有导师长期跟进？

是否参与需要共同承担的项目？

是否面对真实用户，而不只是完成屏幕上的任务？

低成本不能等于低支持。

否则，最能从中受益的，可能仍然是那些本来就高度自律、资源丰富、善于自学的人；真正需要教育支持的学生，反而更容易掉队。

九、AI时代最危险的能力评价，是把AI的能力误认成学生的能力

新学校强调AI应用，这很合理。

未来学生当然不应该被要求在没有AI的假想世界中工作。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会不会使用AI，而是：

谁在思考？

谁在判断？

谁对结果负责？

如果学生可以让AI生成代码、文章、报告、商业模型和演讲稿，那么传统作业已经很难继续证明学生真实掌握了什么。

未来的能力评价必须深入到过程之中。

学生能否解释自己的选择？

能否发现AI生成内容中的错误？

能否在条件变化后重新组织方案？

能否面对追问？

能否将知识迁移到陌生问题？

能否说明结果可能带来的伦理与现实后果？

AI不应成为考试中的作弊工具，也不能被简单禁止。

它应该成为能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揭示能力的新镜子。

一个人真正的水平，不再只是他能独立产出多少内容，而是他能否提出值得解决的问题，调动AI和其他工具形成方案，判断结果，并承担行动后果。

十、未来真正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有现实重量的人

当知识可以随时搜索，文本可以迅速生成，代码可以由AI完成时，人类教育必须重新确定什么值得培养。

未来最稀缺的，可能不再是记住大量答案的人，而是能够：

在复杂现实中发现真正的问题；

理解人的需要；

跨越不同领域组织知识；

判断信息真假；

与他人合作；

在不确定中作出决定；

使用AI却不被AI替代思考；

面对错误并承担责任；

创造机器尚未定义的新问题和新价值。

这些能力不能只靠观看课程获得。

它们需要真实任务、长期关系、失败经验和共同生活。

所以，新大学若只是把传统课程搬到线上，降低价格，再加上一层AI包装，它不会真正改变教育。

它必须重建完整的学习发生过程：

学生进入真实问题；

调动知识与工具；

形成初步方案；

接受现实反馈；

发现错误；

重新调整；

与他人协作；

最后形成可以被社会检验的能力。

能力不是测试页面上的一个标签，而是一个人在复杂世界中持续行动的结构。

十一、可汗会成功吗

现在没有人知道。

它可能成功建立一种低成本、高质量、能力本位的学位模式。

也可能因为认证、支持、完成率、雇主认可和财务持续性问题，最终无法实现最初承诺。

但它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成为“下一个哈佛”。

教育变革很少由一个项目一次完成。

一个新结构通常先以不完整的形态出现。

它暴露旧系统的问题，也暴露自己的缺陷；后来者吸收经验，修正路径，新的结构才逐渐成熟。

即使Khan TED Institute失败，它也可能留下重要问题：

大学为什么一定要四年？

学分为什么主要按时间计算？

能力能否被独立认证？

企业、学校与平台怎样共同承担教育？

AI怎样参与教学却不替代学生？

低成本教育如何同时提供高质量的人际支持？

这些问题一旦被真正提出，就很难重新消失。

结语：它不是大学的终结，而是大学被重新拆开的一刻

Khan TED Institute当然还不是哈佛的替代品。

一万美元也买不到哈佛的历史、教授、实验室、同伴密度和校友网络。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关紧要。

它正在让人们看见：

大学并不是一个不可拆解的天然整体。

知识可以由平台提供。

教学可以由AI与教师共同完成。

能力可以用真实任务评价。

企业可以更早进入课程设计。

认证可能不再只是记录上过多少课。

共同体也可能由线上和线下重新组合。

真正被挑战的，不是一栋校园，而是传统大学长期默认的一整套组合方式。

未来不会简单分成两种教育：

富人上藤校，普通人读大厂职校。

更可能出现的是一个高度分化、不断重组的高等教育世界。

有人需要顶级研究大学。

有人需要职业技术教育。

有人通过在线平台完成基础学习，再进入线下实验和项目。

有人先工作，再积累能力认证和学位。

有人在多个学校、企业和平台之间组合自己的学习路径。

大学不会整体消失。

但那些只提供普通课程、昂贵文凭和模糊就业承诺的学校，会越来越难以继续存在。

因此，可汗真正递出的，并不是一封“消灭大学”的战书。

而是一张要求大学重新证明自己的考卷：

你提供的知识，为什么不能在线获得？

你的评价，真的能证明学生能力吗？

你的文凭，为什么值得如此昂贵？

你的校园，究竟创造了怎样不可替代的关系与成长？

你的毕业生，是否真正能够进入正在变化的世界？

这才是一万美元大学最深的意义。

它不是已经完成的新世界。

它只是让旧世界出现了一道无法再被忽视的裂缝。

而教育的未来，往往就是从这样的裂缝中，慢慢发生出来的。

收录于  未来教育